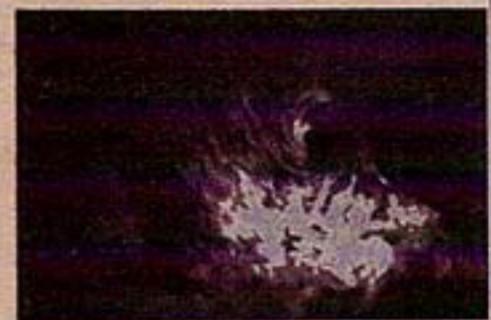


視覺節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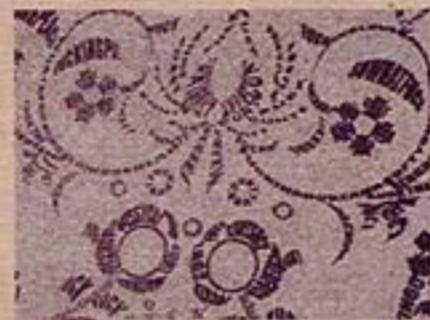
《6°5'53''》蘇恩祺作品展

2005年10月本年唯一一個我看後要叫人快去看的展覽。於香港藝術中心展出的《6°5'53''》蘇恩祺作品展。還記得當年在Para/Site她那塊巨石和流水滿地的裝置嗎？小別數年，這次的潛艇，份量依舊十足，實實在在，又幾神秘。不過，我最歡喜是那破玻璃屏幕，那種聲效，成為展覽的印記，很詩意，很表現，今天想起來還可以說帶點社會性。我知道已有很多人很愛護蘇恩祺，但以她的作品栽在香港的土地上，本地藝壇確實負了她。(石家豪)



《White Cube》曾建華

2005年5月《White Cube》曾建華在約翰百德畫廊。這個奶白裝置，浪漫滿屋，真的很美。曾建華對形式的掌握，



一直都很精到。他對物料的運用及質量的要求，亦很講究。我相信他將會有更多好質素的作品產生。但我一直嫌棄他花紋間的用字與粗話，那種嘲諷挑撥話語，解開了其實是一種說教意味。優雅的裝飾紋樣，內藏譏諷，所謂笑裡藏刀。這種比對，這種矛盾，是否他作品的必要內涵，我還在思考。(石家豪)

長青館藏中國書畫

2005年9月開始的香港藝術館《長青館藏中國書畫》看這個展覽有種罪惡與快感交戰。作為一個國畫媒介畫家，這種展覽可以說是為我而設的：長青館是本地個人收藏，展出近現代中國書畫名家作品云云。展品的質素很高，可見藏家的修養與品味，我看得滿心歡喜。不過，大家有沒有留意過去數年香港藝術館的展覽，幾乎都以水墨或中國情結為題，連我都要宣稱

：悶、悶、悶。所謂罪惡感，源於外邊朋友熱哄哄的組團去看廣州三年展，我是無慟於衷。當代的藝術文化場域，與想像中的傳統文人書齋，之間的鴻溝有多闊，問題竟有多深？久不久又來襲，擾我不休。(石家豪)



周俊輝作品展

2005年12月周俊輝作品展在嘉圖現代藝術。要連他在中文大學藝術系系展中的攝影裝置一併談論。不論是中大那多視點的攝影組合，或在嘉圖的繪畫作品，內容其實都是觀察及再現，加上建築性的規模，兩者互相引證，但說起來都不是新鮮的橋段。在嘉圖看畫時，朋友說他似乎未找到繪畫的方法，我想：都對。但周俊輝還是讓我充滿驚喜，因為他作品中有種在本地難得一見的熱忱和能量，形成一種奇特的風味，我會說是“很大、很大”(套用林夕《明星》歌詞)。所以期待周俊輝繼續發放能量，香港需要你。(石家豪)



香港藝術雙年展 2005

2005年11月香港藝術館的《香港藝術雙年展 2005》。雙年展中總不乏新名字出現，也有舊朋友在場，有不少年輕的藝術工作者，為展覽加添了新鮮氣味。展覽開幕派對，也真的很歡樂。不過，現在想來，雙年展還是讓我感氣餒。打個比喻，我很喜歡聽音樂，還常常買唱片，但我最怕雜錦碟，一碟十八隻歌通通無關聯，更怕一種稱為Samples的宣傳碟，每首樂曲都剪裁至一分鐘，通常是唱片公司以包羅所有旗下樂手，作為宣傳，隨其他商品贈送的。雙年展就是太雜錦了，並且是Samples化。雖然我有參與展覽，我仍然想呼籲藝術館：揮慧劍，了卻雙年展。放下這多年的包袱，我相信有更多好的選擇。(石家豪)